

鳳陽縣志卷二十五

翰林院編修孫星衍

同纂

懷師縣知縣湯毓倬

藝文志

文

蜀邵正釋譏文

或有譏余者曰聞之前記夫事與時並名與功偕然則
名之與事前哲之急務也是故創制作範匪時不立流
稱垂名匪功不記名必須功而乃顯事亦俟時以行止
身沒名滅君子所恥是以達人研道探賸索微觀天運

之符表考入事之盛衰辨者馳說智者應機謀夫演略
武士奮威雲合霧集風激電飛量時揆宜用取世資小
屈大伸存公忽私雖尺枉而尋直終揚光以發輝也今
三方鼎峙九有未乂悠悠四海嬰丁禍敗嗟道義之沈
塞慙生民之顛沛此誠聖賢拯救之秋烈士樹功之會
也君子以高朗之才珪璋之質兼覽博聞留心道術無
遠不致無幽不悉挺身取命幹茲興祕躊躇紫闥喉舌
是執九考不移有入無出究古今之真偽計時務之得
失雖時獻一策偶進一言釋彼官責慰此素餐固未難
輸竭忠款盡瀝胸肝排方入直惠彼黎元俾吾徒草薶

輪囷忠教盡濕胸肝卅方入直惠彼黎元俾吾徒草薶

茲有聞焉也盍亦緩衡緩轡回軌易塗與安駕肆思焉
斯山審屬揭以投濟要夷庚之赫撫播秋蘭以芳世嗣
吾徒之彼圖不亦盛與余聞而嘆曰嗚呼有若云乎邪
夫人心不同實若其面子雖光麗旣美且豔管闕篴舉
守厥所見未可以言八絃之形埒信萬事之精練也或
人率爾仰而揚衡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余應之曰虞
帝以面從爲戒孔聖以悅己爲尤若子之言良我所思
將爲吾子論而釋之昔在鴻荒矇昧肇初三皇應籙五
帝承符爰暨夏商前典攸書姬衰道缺霸者翼扶羸氏
慘虐吞膺八區於是從橫雲起狙詐如星竒邪蠭動智

故萌生或飾真以售偽或扶邪以干榮或詭道以要上
或鬻技以自矜背正崇邪棄直就佞法無定分義無常
經故執法窮而慝作斯義敗而奸成呂門大而宗滅韓
辨立而身刑夫何故哉利回其心寵耀其目赫赫龍章
鏤鏤車服媮幸苟得如反如仄淫邪荒迷恣睢自極和
鸞未調而身在轅側庭宇未踐而棟折榱覆天收其精
地縮其澤人弔其躬鬼芟其頤初升高岡終隕幽壑朝
含榮潤夕爲枯魄是以賢人君子深圖遠慮畏彼咎戾
超然高舉寧曳尾於塗中穢濁世之休譽彼豈輕主慢
民而忽於時務哉蓋易著行止之戒詩有靖恭之歎乃

之聽之而道使之然也自我大漢應天順民政
隆昭若陽春俯憲坤典仰式乾文播皇澤以熙世揚茂
化之醲醇君臣履度各守厥貞上垂詢納之宏下有匡
救之責士無虛華之寵民有一行之迹舉乎臺臺尙此
忠益然而道有隆巖物有興廢有聲有寂有光有翳朱
陽否於素秋元陰抑於孟春羲和逝而望舒係運氣匿
而離靈陳冲質不永桓靈墜敗英雄雲布豪傑蓋世家
挾殊議人懷異計故從橫者歛披其胸狙詐者暫吐其
舌也今天綱已綴德樹西鄰丕顯祖之宏規縻好爵於
士人興五教以訓俗豐九德以濟民肅明祀以初祭幾

皇道以輔真雖時者未一僞者未分聖人垂戒蓋均無
貧故君臣協美於朝黎庶欣戴於野動若重規靜若疊
矩濟濟偉彥元凱之倫也有過必知顏子之仁也侃侃
厥政冉季之治也鷹揚鸞騰伊望之事也總羣俊之上
畧含薛氏之三計敷陳張之秘策故力征以勤世援華
英而不遑豈暇修枯籜於榛蕪哉然吾不才在朝累紀
託身所天心焉是恃樂滄海之廣深歎嵩嶽之高時聞
仲尼之贊商感鄉校之益已被平仲之和羹亦進可而
替否故矇冒瞽說時有攸獻譬適人之有采於市園
童之吟咏乎疆畔庶以增廣訓詳輸力聖治若其冷也

童之吟咏乎疆畔庶以增廣淵源輸力聖朝若其合也

則以明進應靈符如其違也自我常分退守已則
進退任數不矯不誣循性樂天夫何恨諸此其所以既
入不出有而若無者也狹屈氏之常醒濁漁父之必醉
溷柳季之卑辱福夷叔之高懟合不以得違不以失得
不充誦失不慘悸不樂前以顧軒不就後以慮軒不弼
譽以下澤不辭愆以忌誦何責之釋何殽之卹何方之
罪何宜之人九考不移固其所執也方今朝士山積髦
俊成羣猶鱗介之潛乎巨海毛羽之集乎鄧林游禽逝
不爲之眇浮魴臻不爲之殷且陽靈幽於唐葉陰精應
爲河時陽盱請而洪災息桑林禱而甘澤滋行止有道

聖基有期我師遺訓不怨不尤委命恭已我又何辭辭
第貽單將返初節綜墳典之流芳尋孔氏之遺藝綴微
意以存道憲先軌而投制題叔胥之優游美疎氏之遐
憂攷止足以言歸汎皓然以容裔欣環堵以恬娛免咎
懷於斯世顧茲心之未泰懼末塗之泥滯仍求激而增
鑒冀中懷以告誓昔九方考精於至貴秦牙沉思於殫
形辭燭察寶以飛譽瓠梁託壺以流聲齊隸拊髀以濟
武是客潛寇以保荆雍門援琴而挾說韓哀秉轡而馳
名盧敖翱翔乎元闕若士竦身於雲清余實不能齊技
於數子故乃靜然守已而自寧

王樂弔夷齊文

歲暮秋之月從王師以南征濟河津而長驅躡邲
之呼噪覽首陽於東隅見孤竹之遺靈心於邑而感
意惻悵而不平望壇宇而遙弔抑悲古之幽情知養老
之可歸忘除暴之爲仁潔已躬以騁志愆聖哲之大倫
忘舊惡而希古退採薇以窮居守聖人之清概要旣死
而不渝厲清風於貪士立果志於懦夫到於今而見稱
爲作者之表符雖不同於大道合尼父之所譽

王仲宣集

唐杜甫祭遠祖當陽君文

維開元二十九年歲次辛巳月日十三葉孫甫謹以寒

食之奠敢昭告於先祖晉駙馬都尉鎮南大將軍當陽
成侯之靈初陶唐氏出自伊祁聖人之後世食舊德降
及武庫應乎虬精恭聞淵深罕得窺測勇功是立智名
克彰繕甲江陵稷清東吳邦於南土建侯於荆河水活
活造舟爲梁洪濤奔汜未始騰毒春秋王解臺隸躬親
嗚呼筆跡流宕何人蒼蒼孤墳獨出高頂靜思骨肉悲
憤心胸峻極於天神有所降不毛之地儉乃孔昭取象
邢山全模祭仲多藏之戒焯序前文小子築室首陽之
下不敢忘本不敢違仁庶刻豐石樹此大道論次昭穆
載揚顯號于以采繫于彼中園誰其尸之有齊列孫

卷之六 茲辰以永薄祭尙饗 丁部集

唐柳識弔伯夷叔齊文

洪河之東兮首陽穹崇側聞孤竹二子昔也餒在其中
偕隱胡爲得仁俾死青苔古木蒼雲秋水魂兮來何依
兮去何止掇淵溪之毛薦精誠而已初先生鴻逸中州
鷺伏西山顧薇蕨之離離歌唐虞之不還謂易暴兮又
武謂耄綬兮胡顏一吒兮忘饑若有誚兮于岳之關豈
不以冠敝在於上履新處於下且曰一人之正位孰知
三聖之純嘏讓周之意不其然乎是以知先王之所恤
者偏矣當昔夷羊在牧股綱解結乾道息坤維絕鯨吞

聖兮鬼孽王奮厥武天意若曰覆昏暴資濬哲於是三
老歸而八百會一戎衣而九有截况乎旗錫黃鉞珪命
赤烏俾荷鉅橋之施常伸羨里之辜故能山立雲集電
掃風驅及下車也五兩不礪於武庫九駿伏轅於文途
雖二士不食而兆人其燕普天周土率土周人吁嗟先
生逃將奚臻萬姓歸飭兮獨鬱乎方寸六合莽蕩兮終
獨乎一身雖忤時而過周終臣心而惻殷所以不食其
食求仁得仁然非一端事各其志若旁通以阜厥躬應
變以濟其利則焉有卓節之規各親其事靈乎靈乎雖
非與道而保全乃最爲臣之不二

文苑英華

唐柳宗元弔婁宏文

有周之嬴兮邦國異圖民乘君側兮王易爲侯威靈
制兮爵命轉幽疹蠱膠密兮肝膽爲仇奸寵蒙貨兮忠
勇以劉伊時云幸兮大夫之羞嗚呼危哉河渭潰溢兮
橫驅以抑嵩高圻陲兮舉首排直壓溺之不慮兮堅剛
以爲式知死不可撓兮明彰人極夫何人之炳烈兮王
不悟夫讒賊卒施快於剽殺兮恒就制乎屈國松栢之
斬刈兮薊茸欣植騏驎折足兮罷驚抗臆鷙鳥之高翔
兮孽狐喘而不食竊畏忌以羣朋兮孰病百而伸一挺
寡以枝衆儉兮古聖人之所難矧援羸以威傲兮茲固

蹈殆而違安殺身之匪余戚兮閔宗周之已完豈城以
夸功兮哀清廟之將殘嫉虜之肆誕兮彌皇覽以爲謾
姑舍道以從世兮焉用夫考古而登覽指白日以致憤
兮卒頽幽而不列扳上帝以飛精兮黜廖廓而殄絕竭
馮雲以狎愬兮終冥冥以鬱結欲登山以號辭兮愈洋
洋以超忽洎溷其不化兮形凝冰而自慄岡始而慮末
兮非大夫之操陷瑕委尾兮固衰世之道知其不可而
愈進兮誓不渝以自好陳誠以定命兮侔貞臣以翼爲
友比干之仁義類兮緬遼絕以不羣伯夷徇潔以莫怨
考孰克軌其遺塵苟端誠之內虧兮雖耆老其誰陰言

固有一死兮賢者樂得其所大夫死忠兮君子所與
呼哀哉敬弔忠甫

柳州文集

唐韓愈祭田橫墓文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感橫義高
能得士因取酒以祭爲文而弔之其辭曰事有曠百世
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爲使余
歛歔而不可禁余旣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
所爲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誰從當秦氏之失鹿得
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不能脫夫子於劍鏃抑
所寶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昔鬻里之多士孔聖亦云

其皇皇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人夫子至今有耿光跼陳辭而薦酒魂髣髴而來享

呂集

文集

宋程願祭朱給事光庭文

嗚呼道旣不明世宰信者不信則不求不求則何得斯道之所以久不明也自余兄弟倡學之初衆方驚異君時甚少獨信不疑非夫豪傑特立之士能如是乎篤學立行至於沒齒志不渝於金石行可質於神明在家在邦臨民臨事造次動靜一山至誠尙論古人豈易其比蹇蹇王臣之節凜凜循吏之風皆見事爲皆可紀述

當大難於時必得其壽天胡難忱遽至於此嗚呼哀哉
不幸七八年之間同志共學之人相繼而逝今君復往
使予踴躍於世憂道學之寡助則予之哭君豈特交朋
之情而已卽山之陽歸附先宅思平生之深契痛音容
之永隔陳薄奠以將誠庶英靈兮來格

二程全書

宋程頤祭劉博士質夫文

嗚呼聖學不傳久矣吾生百世之後志將明斯道興斯
學於旣絕力小任重而不懼其難者蓋亦有冀矣以謂
苟能使知之者廣則用力者衆何難之不易也游吾門
者衆矣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予者幾希